

樂

全

集

四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膳錄監生臣葛魏錫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九

宋 張方平 撰

易義論

官人論

臣聞股肱元首一體而後成人陰陽沖氣三合乃能生
物君臣之義相須猶然故理亂在庶官安危繫所任良
臣惟聖后德惟臣按歷代之典刑觀先王之治道莫不
簡賢收任論才賦政勞於國擇佚於任使堯之克明俊

德舜之時亮天功分職用人猶咨四嶽故堯曰疇咨若予采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是播種必稷擊拊必夔各用所長故善其事爰及三代官有世守業精能勵百務用舉在漢武宣之朝亦稱多士之美內則有儒雅質直運籌定令文章應對之臣外則有將帥奉使宣風理民之良咸稱諸用各濟其志以故西漢號為理古凡魏晉而下創圖之主致治之君未有不能駕馭英

髦賞拔俊彥而能建大功業立大制度貽謀長世垂裕
載籍者也然官紀之制世增其弊原本要末請試槩論
蓋天子惟君萬邦國任三事摠百揆者則謀建庶官之
長列庶長者則博選衆職之任卑治其目尊領其綱各
有典司不相侵紊故人有所守而各安其事為法也簡
而責效也詳人君可以垂拱而仰成百度所以條貫而
有序及乎隋氏悉擊下權一命之微咸自王命三銓汨
混諸流繁錯臯陶九德不足以盡官才之方周官六計

不足以為弊吏之法毛玠之執衡鑒不足以振頽俗山
公之善題目不足以發清議矣唐氏雜用隋制皇朝多
循唐舊今吏部之職分而五仕涂煩廣賢愚不可周知
資格有常能否固難悉辨然王者設官分職以立民極
知人則括能官人安民則惠大臣舉賢援能分治邦政在
乎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夫百司羣吏既非尊達各有其
長其旦夕承弼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左右前後之士固
宜周識其善惡各盡其器能孰有致君成務輔相之道

可以居廟堂孰有折衝決勝將帥之畧可以安邊域孰
有沈謀深識可以斷大事孰有純誠樸忠可以臨大節
孰有通塞之術可以主邦計孰有方重之望可以執邦
憲孰有詳練故實稽古之學可以備對問孰有不畏彊
禦敢言之氣可以司諫諍此皆帝室儀表當世衡石朝
家輕重之所賴生民休戚之所憑夫不深詳乎僉議夙
存乎簡注一職不舉固有闕政矣至於專使之才如終
軍陸賈者牧民之術如延壽黃霸者澄清風俗凌厲名

節如張綱范滂者明慎刑獄哀矜平恕如釋之定國者此皆內與之為政外與之宣風揚主之恩威為民之舒慘者又可不素察其能否而克收其功用乎臣嘗讀漢書見元嘉中丞相王嘉上疏曰前山陽亡徒蘓令發為盜欲遣使問狀時無可使者蓋屋令尹逢拜諫議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先蓄養使之成就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每讀至此輒廢卷長息夫以孝哀之世其天下之廣職位之衆猶武宣也而

朝廷虛空邦國殄瘁至無一使人之才得非由人失素
備之道者歟故臣深願陛下廣知臣之明為立政之本
采拔罔踈賤之間信任存始終之禮使端良之士夙夜
乎左右才德之臣表率乎臺閣廉能之吏刺守乎州郡
則陛下固可以高拱乎太紫凝神乎穆清不出戶牖之
前而天下固已理矣臣才駑識近不通理要相時官人
之道稍近乎政之損益者論著於後掇所遺焉

用人體要

臣伏以皇朝兩府前代三司所以平章庶政之經揔覽萬事之紀下賦羣吏之職恢成天下之務故高宗以傳說作相而說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西漢丞相東西曹或起為中二千石東漢三府察廉秀高第出補刺守入居鄉校南朝晉宋以來五品已上執政與吏部參掌以至於唐宰臣猶得以不次進用官吏代宗時元載當國而公道隘塞常袞預政而人材凝滯及崔祐甫作相日除十數人未逾年凡除吏

八百員上曰或謗卿所除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曰進擬庶官必量能補任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諳人材若素不知聞何由察其言行上以為然識者是之憲宗時李吉甫自承旨作相謂學士裴垍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擇英俊俊君多精鑒幸聞今之才傑垍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重吉甫有得人之稱自文宗之世宗閔德裕之輩挾私後公結援相

傾而朋黨之議興焉故文宗曰去河北賊至易去此朋
黨實難由是進用一官遷除一吏各相顧矚恐涉譏議
豈至公宰物之道歟伏惟我太祖太宗之朝擢賢任能
使人以器才畧奇傑或數年而至公相猥昧無庸或逾
紀而不改或卑品而處要重或高秩而居冗散升沈取
舍惟才是視故能興造功業安綏四表制度遺文貽厥
永代夫功名所立必由駕馭後世因循成弊蓋自承平
之久在今致理之本莫先官人之事助陛下官人者豈

非宰相乎官至卿監職參臺省遷用之命故在政府郎
官已下屬乎審官注授之職統乎選曹是二有司者宰
司實掄之且今外任之重國權所寄不在廉刺之職分
而為二轉運使提點刑獄者也天下諸道不登百人是
百人者誠才則天下之政舉矣此陛下所當簡注宰司
所宜慎選者也臣比見詔書更委兩省兩制薦舉此固
朝廷不欲私用人之柄與天下公共之意然凡被舉者
又果盡賢乎若類其資歷第其秩位貫魚授罷無復區

選定馬於乾不知適變是猶按伯樂之圖而求驥驥於市也臣愚謂宜斷自宸明遠遵往制以用人之柄責於宰司凡滯淹之才俊傑之器名行磊落衆實共聞自可越次甄升急收其效必依階躡級豈曰用人雖大吏而不能厥職居刺守而不聞治狀大者宜罷歸田里小者宜退從冗散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又漢舊制州牧奏二千石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遣掾史按驗而黜免之此前代中外羣

吏升善退惡咸自宰司之故事也既付之以柄推之以
誠則一夫不獲一官不舉陛下有所問之矣或曰經綸
屯昧之時則有不次急用之擢持盈守成之時自宜遵
常守故而已臣以為此乃腐儒之謬說豈英主之遠謀
且陛下向者躬攬萬幾再新區極獨斷不謀拔才振滯
彼一二臣上膺獎擢咸自卑仄驟升清要又豈資任之
云乎況此三司實掌衆職動而引例何謂掄材能者一
日而在下則失一日之益不能者一日而在上則有一

日之損故升拔善良斥遠邪惡以一日為晚何遵常守
故之謂乎夫然故上下盡心庶官脩舉天下之士可得
而官使也上無焦勞之憂旰昃之慮而百職理矣

郡縣理本

臣伏以今外權之重惟轉運一道百城號令千里官吏
之黜陟財賦之弛斂恩澤之流壅民政之慘舒郡縣觀
聽其風稜國朝倚辦乎外務提衆職之綱轄實方面之
師表蓋漢刺史之職而唐度支諸道巡院留後之任也